

了！”

高家堰的众人，惊慌失措，立刻群体下跪，祈请上苍保佑，叩头不止！

忽然转了风向，天空乌云低垂，就像一个盖子，快要压到人们的头上。只见一条乌龙，在云中拖着长长的尾巴，吸取洪泽湖中的水。它的尾巴，在水面上翻卷了数次。顷刻之间，洪泽湖的水位，就下降了三丈，人心终于大安。

据说，那条乌龙，在摆尾吸水时，鳞甲金光四射，但头和角，始终藏在乌云之中，无法看见。

当时的情景，是石埭县教官沈雨潭，亲眼目睹的。

三、三个主人的归宿

嘉兴举人祝维诰，官任内阁中书。他喜欢扶乩请仙，并说自己请来的乩仙，都很灵验。

祝维诰去世前一个月，乩仙忽然对他说：“我是天界负责看管花园的老人，今天特来迎您到天界去。”

祝维诰问：“天界怎么会有花园呢？”

老人告诉他：“天界的花园可多了，数都数不清。但我只为三个主人，看管四座花园。”

祝维诰又问：“这四座花园的主人是谁？”老人说：“一位是冒辟疆，一位是张广泗，另一位就是足下了。”祝维诰问：

“冒辟疆是个风流才子，而张广泗是位封疆大臣，两人截然不同，怎么能混在一起，平起平坐呢？”

老人说：“你们三位，原本都入了仙籍。冒先生生在富贵之家，享受的福分已经太多了，所以现在还没有准许他归位，那座花园就荒芜至今。张广泗先生福分最大，但他在做经略时，杀人太多，因此上帝发怒，将他投入天牢。幸亏他生前已受国法惩处，所以允许他复位，回到自己的园中。您在世时，既没有过，也没有功，现在阳寿已尽，可以来复位了！”说罢，乩盘上就没有动静了。这一年，祝维诰果然死了。

(均据袁枚《子不语》)

正见周刊



7月1日是加拿大国庆日，尽管遭遇史上同期最酷热的天气，蒙特利尔仍在这天举行盛大的游行，庆祝加拿大151岁生日。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长龙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法轮功功法展示方阵和旌旗方阵逾200人的队伍，受到民众激赏，有华人称赞“法轮功的队伍最壮观”。

第828期

2018年7月03日

目录

正见新闻

“绿色夏季野餐会”期间俄罗斯民众学法轮功 /3

青年法轮功学员分享修炼的美好 /3

德国绿嫩市政治家们体验法轮功功法 /4

文明新见

能否抓住这一线希望? /5

修炼故事

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6

法会交流

青年大法弟子得法修炼、讲真相的历程 /13

师恩浩荡 /19

修炼体悟

一次证实“是你的东西不丢”的经历 /26

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事 /27

穿越苦难 大法带给我生命的甜 /30

酌古鉴今

乌龙吸水救信众 (数文) /38

袁楠被安排在考场的“洪”字第三号。他进入号房时，天色已晚。因为劳累，他打开铺盖，躺下就睡着了。

睡到二更时分，他听到有人问：“哪一号是袁相公？”袁楠惊醒后一问，才知道提问的这个人，也是安排在“洪”字号的一名秀才。但袁楠并不认识他。这名秀才又问：“您就是袁楠相公吗？”袁楠说：“是的。”这名秀才，马上作揖祝贺道：

“恭喜相公高中了！”袁楠感到奇怪，问道：“您怎么知道呢？”

秀才告诉他说：“我是临安人，姓谢，与您在同一个号房。刚才，我在睡梦中，听到外面有人急喊：‘快取试题来！’我出门取来一瞧，试题只有一张，题目是‘邦有道，危言危行’。当时，同号的考生有六、七、十人，大家嘈嘈杂杂地问：“为什么试题只有一张？”只听外面有人说道：“这洪字号里，只有第三号的袁秀才，可以领一张试题。”既然你是第三号，姓名又完全相符，所以特来向您报喜。”

袁楠听后，高兴地点点头，并向这位谢秀才，表示感谢。

第二天早晨，试题发下来了，袁楠一看，题目果然是“邦有道，危言危行”。袁楠非常高兴，自以为必中，于是奋笔疾书，写出来的文章好像早已构思过的一样。放榜后，他果然考中了举人。

二、乌龙吸水救信众

乾隆二十七年，学使李因培，到淮安来，对秀才进行科试。那天清晨，狂风怒号，大雨倾盆。考生们都吃惊地相顾而视，搅得科场上，连唱名都没法进行。声音嘈杂，听不清。

众人正在踌蹰疑惑时，忽然一场大地震发生了。顷刻之间，地动山摇，天翻地覆，连考场辕门外的一根大旗杆，也被巨风，卷入乌云之中，不知去向。洪泽湖水急速暴涨，很快就与高家堰的堤面一样高！

当时的江南河道总督高公，和各厅长官，个个吓得面如土色，惊恐地说。“如果西北风再增大，那么淮安、扬州就完

小的官儿。现在学校环境变了，老师之间都变成了主动分享，互相敞开式的交流，班班相互。学风教风都很正。学校也从低谷状态中走了出来，越来越正规，呈现着健康向上的发展。

学校一有新来的老师，校长就拿我当例子，并用两个字形容我：奇迹！有一次生日会上校长当着大家的面说：你就是个奇迹！

工作是辛苦的，但我个人也有了好的回报，薪水很高，去年我还用挣的钱买了个住宅楼，装修了一番，跟妈妈住在一起，这是我以前不敢想象的，因为我们被迫害的太苦了。

结语

在大陆党文化充斥的社会里，是非颠倒，善恶混淆，道德下滑，观念变异。世人已经不知如何做个好人，幸运的是我在童年就和大法结上了缘，沐浴在大法中，慈悲的师父用大法法理教导我、净化我的心灵，我才得以出淤泥而不染，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践行修炼的路，虽经历苦难，师父却时时处处的呵护着我，点悟着我，赐给我全新的一切，这幸福是来自生命深处的甘甜，只有修炼的人才能体会到。

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弟子会精进精进再精进！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酌古鉴今

乌龙吸水救信众（数文）

秦如初

一、神助孝子，顺利中举

我的本族兄弟袁楠，为人老实，是个孝子。他在作秀才时，参加乾隆十八年癸酉科乡试。考试前，他家里发生了危难之事，不得不四处奔波。等到他解决了家事，进场参加考试时，已经精疲力尽了。

正见新闻

“绿色夏季野餐会”期间 俄罗斯民众学法轮功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Krasnoyarsk）的塔特舍夫岛（Tatyshev）上，举办了第九届“绿色夏季野餐会”，吸引了大批当地居民参加。

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活动期间每天在主要的舞台上有半小时的功法展示，台下的观众很多当场就学炼起来。舞台不远处设有摊位，当场教学功法动作，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

青年法轮功学员分享修炼的美好



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九日，一群青年法轮功学员齐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交流学习生活中如何用真、善、忍作为准则来做好人，不随着道德下滑而随波逐流，不仅获得了健康的身体，精力充沛，精神也更加乐观向上。

参加交流的学员们来自亚洲、澳洲和北美，大家都是同龄大学生和刚工作的年轻人，很开心能和来自各地的法轮大法年轻弟子聚在一起交流感想，相互鼓励继续做得更好。

同为高中或大学学生，大家都会有关于学业的烦恼。他们互相交流了如何更好地管理时间学习，改变自己不好的习惯，

在与朋友出现矛盾之后，如何改变自己而更加为别人着想，还讨论了在自己的学校环境中跟同学分享修炼的美好，和告诉大家关于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

会后，收到很多青年学员的反馈，比如：“和同年龄的同修们一起交流，学会了怎样用法去要求自己，很高兴。”“觉的世界各地的青年同修交流非常好，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跟大家保持联系。”“非常好的机会能看到这么多同龄的同修，讨论中很容易产生共鸣。”“非常感谢组织这个难得的机会让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德国绿嫩市政治家们体验法轮功功法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绿嫩市迎来了第三十五届多元文化城市节，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的功法展示深受当地民众欢迎，德国政治家们还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学炼功法。

法轮功学员也有一个展位，他们多年来一直参加文化节，向这里的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的真相。下午一点多左右，当地的政治家一行六人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他们问候法轮功学员并提出来，想一起体验一下法轮功。他们是北威州国土资源部部长基民党的莎任巴哈女士（Frau Ina Scharrenbach），社民党议员泰士先生，绿嫩市综合委员会阿德米亚女士，绿嫩市残疾咨询委员会主席班那威兹先生等。

校第一个完成任务的。当时学校的所有老师都说我不可思议！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班上的孩子越来越多，现在我是这所学校带班最多的老师，有一百二十多个孩子，孩子家长都认可，业绩好，口碑还好，又是零投诉。我成了学校的骨干老师。而我身上特有的亲和力特别能吸引孩子，是别的老师所不具备的，我把孩子当成了众生，因为我修的是慈悲。

去年学校有一个班老师因为家中有事就辞职不干了，这个老师还是个主管老师，就又来了一个新老师，学校培训了几天觉的没啥问题就让她来带，这个班是个大班，三十多人，孩子比较淘气顽皮，校方在监控中看到这个老师管不了这班的孩子，说话的说话，玩的玩，家长就开始向校长投诉，校长就把这个老师辞了，后来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学校决定由我来带，如果我要带不了的话，最后只能校长来带了，我当时抱着一种未知的心态去带的，结果第一节课下来之后，反响很好。家长也在观察着。我对待家长和孩子都是用心和她们交流，家教结合，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和家长及时沟通，并给家长出主意和及时的反馈。真心的对孩子们好。有几个开始事儿多找茬儿的家长，也都安静了，再也不多事了。因为在我工作中遇到的一切问题我都会用大法来衡量，迷惑的时候就去找同修在法上交流，提高上来，在我成长的这些年一直是这样过来的。师父说“佛光普照，礼义圆明”^[1]心性达到标准了，环境自然就变了。

我去学校应聘的时候，是这所学校发展最低谷的时期，学校的老师窃窃私语，互相之间勾心斗角。因为我是修炼的人，除了干好自己的工作，从不唠闲嗑，更不张扬。每次做教案的时候，我有新的思路和好的东西都会主动与同事分享。我特别愿意和她们分享我的经验，而她们开始有好的经验都是掖着藏着。后来的一些同事都是年龄比我大的，有过教学经验的人，因为学大法，师父把我的思维打开了，我经常会有好的思路，她们都主动问我，我成了备课组长和培训师。还是学校年龄最

父在帮我。我去应聘的时候是校长听我讲的课，听完之后她说我什么都不合格，不符合她们学校的招聘要求，因为我学的是幼儿英语，她们学校教的是小学英语，当时学校正缺人，就把我留下来，先试用一段时间，做前台的接待，接待家长。而我也把心放平了，我有师父管，师父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说来凑巧，有一天，学校早八点班的老师不干了，老师走了，早八点的班就得取消，班级的孩子都得打散插到下午别的班去上课，孩子的家长知道后都不同意，指责学校：你们学校咋能这么干呢？说让人家几点就几点，说换老师就换老师，对孩子太不负责任了。并且一致要求上课必须是早八点的班，否则就退学费，学校跟家长沟通了几天也没成功。结果是家长天天来闹，闹的可凶了！

这个班一共有六个孩子，一天六个家长又来闹事，学校的姜老师忽然对我说：哎，你不是能教英语吗？你现在也没啥事，正好六个孩子由你来带，你给他们上课。六个家长却说：她是新来的，能行吗？我们不同意，很不屑的样子看着我。我说：你们没试试咋就知道不行呢？当天学校就让我准备课，教我怎么用 ppt，教我怎样讲第一节课，第二天给这几个孩子上课，上课的时候六个家长全来了，坐在班里，翘着二郎腿儿，漫不经心的看着我讲课，她们根本没瞧起我，两个小时的一节课，中间休息的时候六个孩子全围过来了，围着我说喜欢我，而且学的六个单词全学会了，还给家长挨个读了一遍，闹事最凶的那个家长的孩子是最给力的，她跟她妈妈说：妈妈，六个单词我全学会了。还说喜欢我，这回家长无话可说了。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之后学校决定六个孩子由我来带，但是，早晚这六个孩子还得插班，不可能就让我教这六个孩子，后来又有新招来的同进度的别的学校的孩子也有要求上早八点的课，孩子由六个就变成了九个，到年底的时候就有任务了，这种学校的老师都有任务，就是让家长续费，像我教九个孩子得有八个续费的，如果续上费还有奖金，我就挨个给家长打电话，让家长续费。结果九个孩子全续上了费，我得到了奖金，还是学

文明新见

能否抓住这一线希望？

晓明

我从睡梦中哭醒，梦境中的那一幕那么清晰，那么逼真，那么迫切。大洪水要来了，堤坝已经有了漏洞，快要决堤了，表面上那么风平浪静。但我明白，大的灾难快要来了，时间如此紧迫，太阳还在东升西落，世间的人们还在照常生活着，按照既往的节奏运转着。可是，当那个时间到点了，一切都要发生了，所有的一切就定格了。

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迷信科学。那么今天用科学的手段相继证实了天堂与地狱的存在。1994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NS）鬼使神差的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到了遥远的星系中一座由光构成的城市。那就是天堂的存在。

还有，前苏联的科学家发现了地狱的存在。

1970 年 5 月，苏联倾全国之力，组织数以万计的科学家亲临第一线，动用了重型钻探机械设备，在北西伯利亚的科拉半岛开始秘密钻探挖掘。至 1994 年，挖掘的垂直深度达到了 12,262 米。

然而，如此浩大的工程却奇怪的于 1994 年被官方突然叫停，所有科学家撤离钻探现场，所有设备都丢弃在原地。

有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真正的原因是钻探的过程中出现了超自然现象：尤为可怕的是人们会从钻孔中听到无数人凄惨的嚎叫声，甚至有鬼怪顺着钻头从井底爬出，因此钻探工作被迫停止。

一位前苏联著名地质学家狄米爾·阿撒哥夫博士说，“钻探开始时，一切十分正常。但到了大约 9 英里深，那个钻探机器突然转得异常剧烈，现示出地底下有一个巨大的空间。”

这位前苏联地质学家說：“我过去不相信有天堂或地狱之說，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现在却不能不确信有地狱存在。不用说，我们都对此种发现感到万分震惊。但我们都知道所见所

听的，绝不是幻觉，而我们也绝对肯定，我们已打开了地狱之门。”

大家看，科学家用科学的手段发现天堂与地狱的时间都是1994年。这正好是大法开传的时候，也是创世主传法度世人让人脱离危险的时候。东西方都流传着各种传说，优昙婆罗花在世间竞相开放。

时间是神仙，在时间场的作用下，到那个时间点，就出现什么样的事情。《西游记》中讲“四值功曹”，就是“年、月、日、时”四位神仙。

人世间就是迷，人来到世间，过去的记忆都抹去了，就在迷中了。大法开传的今天，创世主传法度世人，天门大开，留给人一线希望，看人们能否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选择善还是恶，就看您自己！

修炼故事

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江苏大法弟子 正信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三次生命。这是弟子从喜得大法二十二年来发生在我身上真真实实的事情。这是我的生命能够知道的。还有我今天的生命不能够知道的那无数次的师父救了我的命以及为我巨大的承受。所以我拿起笔来写这段经历的时候就流泪，莫名的流泪。这是我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对师父的感恩！感恩法轮大法！

一、师父的法身把我带到炼功场，幸遇法轮功

我是一位八十一岁的老年大法弟子，一九九六年得法修炼。修炼前的我满身是病。是师父的法身把我领到大法炼功点的。到了炼功点，我也不知道大家炼的是什么功法？但就是觉得

开机，没想到真的就打开了，而且运行也快了，真的是奇迹。

高考的时候我考取了省内的一所专科学校，学的是幼师专业的幼儿英语，毕业后在省城干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就辞职了，我又回到了家乡所在地，这里有妈妈和熟悉的同修，因为我想说的是这个修炼的环境和氛围，打算回来工作，回来后没有马上找工作，认识了一些同修，在家休息了半年，这半年真是精进的半年，和同修每天学法，最好的状态是九天学了九遍《转法轮》，每天炼功，最好的时候，静功坐了两个小时，还经常晚上和同修出去贴粘贴，晚上回来做梦梦到大蛋糕，我知道是师父给我的奖励，这半年的学法，做三件事，让我第一次有师父讲过的“感觉自己好象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转法轮》）的感觉。炼静功的时候突然就定住了，感觉脸上出现了老奶奶一样的微笑，炼完后和同修分享，心情非常激动，有时发正念也能定下来，同修带我去外地又结识了很多精进的同修，参加当地的交流会，跟他们在一起学法，炼功，场非常的纯正，早上和一些同修去早市儿讲真相，我自己胆怯，看着他们讲，让我觉的自愧不如。和她们比真是差距太大了，在她们身上看到了自身的不足。让我更加有信心学好法，做好三件事。

校长说：你就是个奇迹

半年后，我开始找工作，我找了好多幼儿园，感觉都不正规，不适合我，忽然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了当地一家最大的私人英语教育机构招聘老师，我特别想去这所学校，这里的环境非常好，当时也没多想，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一身新衣服穿上就去了，去应聘的时候校方先让我做了几道题，结果我没对几道，又给我出了三个语法让我回来准备课，告诉我什么时候去应聘都行，我回到家先静心学法，在这期间我还不断的上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有一天我看到了一篇同修写的怎样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文章，可神奇的是我却看出了怎样教我讲课，看出了讲课的内涵，对讲课忽然开窍了，我知道其实是师

的窗户把我抱进去让我和妈妈亲近，我们就可以不用电话，直接跟她说悄悄话并且告诉她经文藏放的地方。之后在我周末时六姨就会来四娘家接我去她家，因为家远，每次得坐车去，那时在六姨家，她带着我学法，自己又可以学法了，那段时间是充实、愉快的。那时在六姨家学会了第一首大法歌曲《得度》晚上六姨带我出去贴粘贴，并且通过六姨认识了好几个善良的同修阿姨，发现她们的与众不同和善，那时自己真是一心精进。但是好景不长，六姨说我爸又不让我接触他们了。

妈妈三年期满，终于盼到了日子，可是当地公安局把妈妈接回来后仍不放人，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妈妈了，记得五姨带着我去监狱里要人，当我再次看到妈妈时，看到她一下子变矮了好多……妈妈看到我，笑着说都抱不动我了。由于总也见不到她，产生了生疏感，当时我看到那个警察头子在看大法书，心里想他一定能是个好人，我和五姨就哭着跟他要人。

妈妈终于从黑窝里出来了，但是仍流离失所，因为警察总来家里骚扰，所以妈妈只得在外地打工，所以仍不能和她在一起，有一次妈妈来看我，准备走，我跪着求她带我走，母亲自己都居无定所，不能带着我。那时想和妈妈在一起的愿望强烈。于是对她产生了怨恨。终于在我上初三的时候能和她在一起了，就又开始学法，在真、善、忍的法理中归正自己，让自己重新变回善良和学会修炼。

和妈妈在一起生活后，认识了好多善良的同修，开始和妈妈几乎每天学法，但是有时很懒惰，不爱炼功，记得有一次醒来正好是炼功时间，听见我的三星小手机是女孩的声音叫我起床，可是当时太困，早上醒来和妈妈说，妈妈说是啊，手机也是有生命的。这样的奇迹还有很多，自己有个旧电脑，运行非常慢，还总出现问题，有次我要用它，打开后出现蓝屏，记得我看周刊时，里面有说过关于和电脑沟通的事情，它们都是有生命的，和它沟通，我真心的和它说话，我说：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你是我的法器，之前我没有重视你，没有好好保护，以后我要好好珍惜，把大法的歌曲、图片存入。然后我又重新

好，就是想学，就是想炼。别人怎么炼，我就站那跟着比划着炼。大家炼完走了，我也就回家了。

回到了家，我就感觉到整个人很轻松，很舒服。第二天我又不知不觉的来到了大法炼功场。一位辅导员就悄然的来到我身边，亲切地和我打招呼。我看着她，似觉得面熟，好像在哪见过她？在哪里？不知道。自觉得熟悉。她热心的要教我炼功动作。我感激的哟，当时就流泪了。什么叫心想事成？我这就是心想事成！短短的几天功夫，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身体一身轻，精神也好了，丈夫说我变年轻了。我怀疑他在奉承我。他诚恳的说：是真的。我当时的心快乐的都要往外跳。法轮功好啊，我发愿要修炼到底！

二、师父第一次救了我的命

修炼前后短短几天，对我来说那真是两重天啊！去医院打针、吃药、痛苦、莫名的难受、痛不欲生，似乎已成了遥远的过去。说起过去，我就举三个例子：

一个是心脏病：我得的是心动过缓和心动过速交替的病。过速时，每分钟心跳 260—290 下；过缓时，每分钟心跳 38—40 下；正常值在：50—60 下。医生说：没办法开药。心动过缓时，服用跳快的药，跳快了你受不了；心动过速时，服用跳慢的药，你还是受不了。医生望病兴叹，直摇头，说没办法。这也就意味着我的病无药可治。我没办法活下去了：心动过速时，心要奔出来似的，无法忍受，不能站，不能坐，也不能睡；心动过缓时，人一点精神没有，头脑昏昏沉沉，走路脚飘飘的，东倒西歪。我说我自己：比死人多一口气。

二是内风湿病：我的手关节肿痛时，不能下冷水，不能到冰箱拿东西，关节痛起来睡不着觉；脚关节痛时，连路都不能走；还有莫名其妙的痛，就是找不到哪个地方痛？但就是痛，难受。难受的你没抓没落，气急败坏的你头要撞墙！那个滋味，叫你活你都不想活了。

三是白血球低，低到了 800—3600，头疼时，脑袋像爆炸似

的痛苦。还有膜管炎、胆囊炎、胃出血等等，全身是病。我丈夫看中医、西医都医治不了我的病，就陪着我到公园去锻炼。打太极拳我也打了 2-3 年，有些好处，但身上的病确没好一点。其它气功我也练过不少，气功书我也买过不少，没有用！练一个丢一个，看一本丢掉一本，都不是我要的。

师父的法身把我带到炼功场，幸遇法轮功，我才知道，这才是我要的。没修炼前，我在一家事业单位从事会计工作，因为病魔缠身，我是提前病退的。大儿子结婚，新房在五楼，老伴扶着我，上一层楼休息一下，上一层楼休息一下，休息了四次，气喘吁吁、脸色苍白，才艰难的上了五楼，上来就不能下去。我恨自己，太不争气了，还拖累了全家人。现在，我象换了一个人，身体轻松灵巧，全身是劲，走路生风。我的住房从一楼搬到四楼，上下自如。买一大包菜背上四楼大气都不喘一下；天天骑车接送孙子上幼儿院，后来上小学，骑自行车象有人推一样；家务事基本上都是我干。

现在，我八十一岁了，买菜、做饭都是我做。骑自行车那个架势，不了解我的，以为我才六十多岁；走起路来，老伴跟不上我。

讲真相时，我就对人家说：修炼法轮功好啊！自己少了多少痛苦？给儿女们省了多少事、少操了多少心？给国家省了多少医药费？你说好不好？！太好了！一看我这身板儿，人家就全知道了？！如果不修炼法轮功，我这人早去见阎王爷了。是法轮功救了我的命，是师父救了我的命！

三、师父第二次救了我的命

这是三年前的事。在炎热七月的一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我骑自行车到同修家拿真相资料，正骑到路桥中间下坡时，一辆电动车从我后面撞来，把我撞跌在水泥桥板上。她的车压在我身上，撞得我夠厉害的，真正是来取命的。如果不是水泥板挡着，就撞到河里了，撞到河里必死无疑。当我明白过来时，心里想：没事，我有师父保护呐！什么东西也伤害不了我。撞我

了，包括我姨，于是我失去了修炼的环境，变的只是没有妈妈可怜的常人。四娘家里有个小弟，爱发脾气，好打架。总会惹四娘生气，所以家里气氛很不好，有一次四娘不在家，弟弟发脾气把我数学书给撕了，我大声哭着说：“我再也不在你家住了”。于是自己背着书包回到了冰冷的家，家里早已经没有人了，门锁着，我自己从窗户上跳进去，看着昔日温暖幸福的家，如今被迫害的空空荡荡，自己快成了孤儿，就大声的哭着喊妈妈……。下雨天看到别的孩子都会有父母接，自己被雨淋着在雨中默默的流泪，有时晚上会在被窝里半夜醒来哭一场，因为太想妈妈了！小弟还很黏我，我去哪他都要跟着。有一次，四娘上地里干活，我带着弟弟去山上找四娘，途中路过一个水沟，水很深死过人。里面有蝌蚪，小弟不听话，非要抓，我拦不住他，大人又不在身边，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拽着他的衣服，突然他真的就头冲下掉进去了，还好自己很神奇的又爬上来了。当时自己真的被吓坏了，正碰上四娘看到了，把我们说了一通，回到家，我姐不分青红皂白的对我大骂：“滚出去，别在我家待着”。自己只是委屈的哭，没有说话。每次爸爸回来，我都要求他带我走，但是他每次都说得打工，带不了我。后来在妈妈最艰难的日子里爸爸和她离婚了，然后紧接着又结了婚。迫害带来的家庭变故让我每天都生活在一种压抑的氛围里，我幼小脆弱的心灵已经承受到了极限。有一次自己真的是觉的压力太大了，给四娘及亲人们写了好多信，四娘身体不好总生病，家里有很多药，我找来四娘的药，好多掺杂在一起，当时真的就以为能死掉，一瓶全部吞下，准备一死了之，希望可以得到解脱。可是半夜里又全部吐出来了。信后来被四娘发现她看后哭了，赶忙给爸爸打电话，爸爸回来陪了好几天，并领我去哈尔滨见妈妈。因为有可以见妈妈的机会，六姨（同修）借此机会把我带到她家，说是给我妈带点东西，六姨将师父的新经文藏在我的鞋底内让我去的时候悄悄告诉妈妈，我到劳教所后，很神奇的是他们同意让我可以通过最上面

“爸爸，带我回家住，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盼着在家有一天能看到妈妈。那时记得没有人管，自己的裤子破了两个大洞，被父亲看到只是不吱声。平时在家都是妈妈烧火做饭，爸爸也没做过饭，有一次在家住，还被煤烟呛到了。那段时间带给我的是一种无法忘记的凄凉。终于，四个月后妈妈从看守所出来了。之后的这段时间，妈妈有时候自己半夜出去发传单，我半夜醒来害怕吓的大哭，有的时候是妈妈一起带我出去发传单救人。

二零零二年由于被人举报，四月十二日半夜，当地派出所来一帮人敲门，当时只有我和妈妈在家，警察哐哐敲门，我被敲醒，当时妈妈在藏书，警察不断的喊：“开门呐”！吓的自己躲在被窝里闷声哭，那声声的敲门声，那段时间只要听到敲门声就会被吓到。当时一帮警察就像流氓一样在屋内到处搜，妈妈抱着我，我被吓的一直哭，一直哭。他们把一些传单一本被父亲撕坏的大法书和磁带等东西搜走，因其他大法书被妈妈藏了起来，后来妈妈说当时用正念没让他们翻，他们半夜就要带走妈妈，家里只有我们俩，我们一起被带进拘留所，在拘留所里他们给我四大爷打电话让他来接我，我哭着喊着不干，那个警察头子用恶狠狠的眼神吓唬我，使劲拽我把我强行拽上车，我记的当时就是一直哭，一直哭到四娘家，就是一直找妈妈，第二天没有去上学。后来在没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妈妈被非法劳教三年。

这三年对我来说是最痛苦、无助的，寄住在亲戚家生活的时间里让我逐渐变的自卑、胆小，还有怨恨，最后是对生活的失望。对于这段的记忆，自己用日记记录了一些生活琐事，但是一件件小事却让我逐渐心生怨恨。第一次父亲及村里的亲人三娘、四娘等人带着我去劳教所里看妈妈的时候，全家人都哭，妈妈也哭，那时自己好小，他们说我不懂事，逼着我告诉我妈让她放弃修炼，让妈妈看我可怜，说没有人管，没有衣服穿，妈妈也无奈的哭着。我幼小的心灵已经变的好累。父亲在哈尔滨打工，他把我留在了四娘家，父亲再也不让我接触同修

的那个她，大约有五六十岁年纪，可把她吓坏了。傻呆呆的站在那里没神儿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便责怪她说：还不快一点把老太太拉起来，该送医院就送医院：该赔钱就赔钱……说什么话的都有。

当她躬身要拉我起来的时候，还有几个帮忙的。我说：“谢谢你们，你们不要拉我，让我自己起来，我自己能起来。”我咬咬牙，用胳膊支撑着上身坐起来了；又伸伸腿，不错，还算灵便，发现裤子摔破了。撞到我的她又要来扶我，我摇摇手：“不用，不用，让我自己起来；我有师父保护，我能起来，没有事的，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她的手停在半空中，腰部还在弯着，时刻准备扶我。围观的人看我要站起来了，就你一言我一语的说：

“这老太太真行啊！”，“别看眼下，待一会你看看，脑震荡、内出血的什么都出来了。现在摔破的地方还在出血。”

“赶快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吧，撞你的人给钱，不要你掏钱，我们给你作证。”

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说：“谢谢你们，我是修炼人，炼法轮功的，有师父保护，绝不会有事的。”一边说，一边我就挪着步子，感觉还好。我在心里一个劲的感谢师父，请师父加持！

撞我的她劝我说：“我们还是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吧，不要错过了时间，那样……”

我果断的说：“不会的，你走吧！”

她又要给我钱。

我说：“我不会要的，修炼人，怎么能要你的钱呢？”我说的很坚定，不容置疑。

围观的人又议论开了：

“这炼法轮功的人就是不一样！”

“要是平常人，你赔钱都赔不了！”

撞我的人说：“是的，是的。”

“炼法轮功的人有师父保护；你也沾大光了。”

她直点头：“是的，是的，真是的！”

围观的人渐渐的离去，嘴还在说：“乖乖，修炼法轮功的人命真大，差一点就撞到河里了，捡了一条命！”

“那电视里、报纸上说的法轮功什么什么的，尽是胡说八道。”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对她讲真相、劝三退，就问：“你是党员，还是团员？”

她说：“我以前入过团，不过，早已不是的了。”

“那也得退出来。退团保命。”

“我退，我退。您说的话我相信。在您身上我看到了法轮功，知道了法轮功好，我相信法轮功！”

“你明白了真相，得救了。你走吧，车子骑的那么快，肯定有急事要去做，你快走，去办事吧！我也有大事要做。”

我拍一拍、打一打自行车，还行！心有急事，要赶到约定的时间、地点去拿真相资料。一路上，我心里对师父的那个感恩啊，只有温馨的泪水在流。

晚上，我和老伴刚放下筷子，门铃就响了。我开门一看，撞我的她，还有一位提着包裹的年轻人就站到了我的面前，我禁不住的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你这是……”

她亲热的拉着我的手：“大姐，我们进房间里说。”

进了房间，没等我开口，她就指着年轻人给我说开了：这是我儿子，在派出所里当副所长，我把我撞您的事跟儿子说了。我儿子也很感动，说十有八成是您。我要来感谢您，他说他也要来感谢您。我一听他是警察，又是副所长，就想跟他讲真相、劝三退，这是个好机会。他说阿姨，我对法轮功很熟悉，这里有几个修炼法轮功，住在哪里我都清楚。但又真正的不了解你们。两个小时之前，我听母亲给我讲了您的事，真让我感动！以前我们都是受蒙骗的。以前我们干的都是些傻事、蠢事。在阿姨您的身上我看到了法轮功，明白了法轮功真相。阿姨，您今天就把我这个党员给退了吧；以后我也知道该怎么做

看到他摔倒了！我主动把他扶起来，并把他送回了家，回到家后跟妈妈说：“妈妈，对谁都得好啊。”大法指导自己如何做一个好孩子，小的时候就知道不能和别的小朋友一样，要先他后我，做事先考虑别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大法从此在我的心中深深的扎下了根。

迫害重负下的痛苦经历

和妈妈在一起修炼的美好时光并不长久，就被这场残酷的迫害摧毁了，妈妈去北京证实大法后被绑架到拘留所里，自己会常常想她。妈妈绝食十天后回来了。自己害怕失去妈妈，无论妈妈上哪，我都一定要跟着她，担心害怕再也见不到她。妈妈回来后常带着我晚上出去发传单救人，但是爸爸由于恐惧和压力，不让我们出去，有一次晚上我和妈妈回来，爸爸把门锁上不让我们进屋，妈妈搬块木头，我们坐下来，妈妈搂着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进的屋。那段时间，爸爸不让我们睡大炕，我和妈妈经常只睡在窄窄的小床上，而且爸爸为了不让妈妈修炼经常打她，记得有一次，爸爸拿着扫炕笤帚狠狠的打妈妈的头，我个子矮小拦不住他，自己拼命的推爸爸，结果妈妈的头还是被打出了血，扫帚还打折了。父亲还撕大法书和录音带，那段时间给自己带来的心理恐惧，让我从此再也体会不到家庭幸福的滋味。

二零零一年大年三十，我和妈妈在五姨家过年，那年我十岁，母亲这边家人都在一起过年很是热闹，大家正要吃团圆饭的时候，当地派出所来了几个人以领导找谈话之名把母亲骗走，全家人抱头痛哭着说：“这年怎么过啊！那段时间爸爸带着我，他爱打麻将，我只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不想在别人家住，我就跟着爸爸，他有的时候会在朋友家成宿的玩儿，我自己就在一边，有时困了自己就窝在炕边睡着了，有一次父亲领了一些朋友在自己冰冷的家里打麻将，已经很晚了，他们打的太热闹，有两个人打架，自己还是窝在一边只是吓得不敢说话假装睡觉… 后来开学，父亲让我去别人家住，我哭着求他：

在我身上，还有不少很神奇的事，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写出来了。

大法弟子只有在法中，才会体现法带给大法弟子的无数快乐。我有一个慈悲伟大的师父，我一定会守住心性，好好学法，跟师父回家。

以上是我口述，妈妈代笔，如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

穿越苦难 大法带给我生命的甜

哈尔滨大法弟子

我是一九九七年得法的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当时只有六岁，跟随母亲一起走入修炼。家里的亲人还有姥姥、六姨也在修炼大法，姥姥从年轻时就不能吃粒粮，因为她有严重的胃病，九七年开始修炼大法后，神奇的是一周之内就能正常吃饭了，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因此很多人都走入了修炼。在我成长的小天地里，充满的是真、善、忍，温暖慈悲的场。

和妈妈在一起修炼的幸福时光

那时我正在上学前班，回来就一起和妈妈学大法，尽管我对修炼还很懵懂。妈妈回忆，当时带着我，她念法我跟着听，我特别喜欢听她念法。妈妈还教我背诵师父的《洪吟》，我能背诵一半，并能背诵《论语》第一段。有一天我发烧了，妈妈给我吃药我不吃，妈妈说：“你不吃药也不炼功，师父不能给你净化身体”。我说：“要是炼功师父就能管了”？妈妈说：“对呀！”但是我仍拒绝吃药。第二天上学中午放学时对妈妈说：“妈妈，小朋友打我”。妈妈问：“告没告诉老师”？我说：“妈妈，师父讲了修心性，小朋友用巴掌打我后背，我哭了，但没告诉老师。”之后妈妈知道我也是在修炼，当天晚上和妈妈去同修家炼功，自己打坐双盘盘了55分钟，第三天发烧就好了。

还有一次，我们屯子有个孩子欺负过我，有一天放学下雨

了。

哎呀呀！听了叫我阿姨的这位警察的一番话，我的泪水。又不知不觉的流出来了：恩师啊恩师，伟大慈悲的恩师，您不仅仅救了我的命，还救了她和儿子的命，还有……

这母子俩人临走时，我叫他们把礼品带走。她说：“这是我的心意，叫我拿走就是在骂我了。您对我的好，是这点东西能换得来的吗？”

我说：“那你也要接受我的礼品。”我拉住她的手不放开。我的老伴从里间房子拿出我女儿孝敬我老俩口子的礼品，一定要他们收下。当警察的儿子看到这个情景说：“炼法轮功的我真佩服了！”

四、师父第三次救了我的命

这是发生在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的事。我原工作单位退休协会通知我去拿节日礼品，我要求丈夫（没有修炼）陪同去。吃完早饭，我们就上路了。丈夫提出：乘坐地铁。我坚持乘坐公交车。理由是：不要转车，直达；坐地铁虽然快一点，但是要转车，楼上楼下的跑。丈夫只好听我的。说来真不巧，去单位的公交车迟迟不来，只好乘其它路线的车，然后再转车。转车后刚站稳脚步时，有一个乘客非叫我年岁的坐。当时我谦让不过，手刚离开扶手，脚一动步，突然一个急刹车，把我整个身子从车厢中间部位一直撞到驾驶室凸出的铁角板上，头正好撞到了一个铁角上，人整个跌倒在上面。当时我昏迷了几秒钟，清醒后，我就用手示意丈夫把我拉起来。丈夫吓得站起身来，手直发抖，话也讲不出来了。别人不敢拉我。我想我是炼法轮功的，有师父保护，没事的，我自己能起来，一定能够起来。我二话不说，双手支地慢慢的站起来了。车子里面的人议论开了：这老太太不知做了多少好事，积了大德了，跌得那么重，自己还能站起来，了不得！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我有李洪志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

车上的人都在责怪司机，你一言他一语。司机自知理亏，

无语言对。车到站了，我要下车。丈夫不同意我下车，车上的乘客也不叫我下车。说要到公交车总站找领导评理，到医院检查身体，要求理赔。我说没事的，没事的，我有师父保护，肯定没有事的，修炼人不能讹人家。但丈夫执意不同意。帮丈夫说话的人也有，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思想境界高的人也有，说炼法轮功太神奇了的人也有。

这时，公交车总站安全员（代表领导）来了，丈夫给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安全员一查看监控录像，说：责任全是驾驶员的，急送医院检查。我跟安全员说：我没事的，不去医院检查，我也有很大的责任。丈夫和安全员非要我去医院检查不可。我在心里求师父：不要检查到问题，修炼人不会有病。请师父加持我！

CT 检查：头顶后部有两大包块。手一摸就是一边一个包块。医生要求住院检查，并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坚定的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有我师父保护不会有病的，我要回家。”医生说：“回家，你签字。”我毫不犹豫的签了字。并对安全员说：不要为难司机，我也是有很大责任的，千万不要影响司机的工作，也不要扣发奖金等等。

司机听了我这些话，给我鞠了一躬，感激的说：我上有老的，下有小的，一家人都靠我挣钱养活他们；领导不管怎么处理我的事，您老人家说的话都令我十分感动，我遇见活菩萨了，修炼法轮功的人太好了！我也代表我全家人感谢您老人家。

安全员也十分感激：您老人家太了不起了，能站在我们的角度，为我们着想，太谢谢您了，谢谢法轮功！

医生也对我翘起了大拇指：炼法轮功的人太好了，真善良！

我说：你们都说我好，如果不修炼法轮功我也不会这么好，是大法的师父教他的弟子这样做的，要感谢就感谢我的师父，感谢法轮功！现在炼法轮功的人都在劝三退，我劝你们退出党、团、队，只有退出党、团、队才有美好的未来！

我说：“哎呀，黑球好厉害啊”，黄球听到了，对我说：“咱们有神通法术，更厉害。”还看到有小黑球把我的脚烧得很疼，我就生气了，一生气，看到小黑球突然变多了。我就想把这件事告诉我姥爷，“修炼人一定不能生气，只要生气，身体里的黑球就增多”。

第四件事，一天在学校操场上，大队辅导员说：“以后如果谁不尊敬红领巾，就退出少先队”，这时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正不乐意带呢，退了更好，随即，我把红领巾摘下来，扔到地上踩，并且吐了一口唾沫。值周生看到了说：“你是不是不尊敬红领巾吗，那我带你到大队辅导员那去。”大队辅导员说：“你干啥不尊重红领巾”，我说：“我就不尊重”，她说：“把你的名写下来，以后不准值周生因为不带红领巾的事记你”。我走前，她瞅我笑了一下。

第五件事，我昨晚梦到同学打我，往我身上尿尿，逼我吃屎，我想还手，但一想，师父说过不让弟子打架，师父还说过，含泪而忍不是忍。我就一直忍着，没有还手。这时，我就飞上了天，他们用石头扔我，石头自己反弹在他们的身上。在天上，我看到了师父，师父很大很大，有好几栋大高楼那么高，师父穿着金黄色的特别亮的袈裟，卷卷的头发，很慈祥。师父对我说：“你下去度两个特别坏的人上来，我就坐着去彩飞下来，第一眼看到两个警察，还没等我张嘴说话，那两个人就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说炼，他们把枪拿出来打我，子弹把我的头穿透，我身后的法轮给我修复身体，我根本什么事都没有。他们骂师父，把师父的法相摔碎了，给我气得哇哇大哭，我就打了他俩。没想到一拳就把他俩打死了。我不敢回去找师父，害怕师父说我，这时，一道强光把我吸到了师父跟前，师父问我：“人呢”？我说：“师父，他们骂你，被我打死了。”师父很失望，皱着眉头走了，看师父走，我的心里很难受，我对师父说：“师父，我下回一定会完成任务的，不会再打人了。”师父又回来了，瞅我微笑了一下。

蜂子朝我飞来，我想躲开，但想到，我后面还有同学，怕它蛰到同学，我就用手挡了一下，结果它蛰在了我左手大拇指上。当时，我的眼前一片白，什么都看不到了，上半身麻，胸闷，胸疼，很害怕，我打了自己脑袋一拳，让自己恢复意识。我在心里喊：“师父，师父，我被毒蜂蛰了，我快要死了，快救救我”。随着我声音落下，我的眼睛马上见亮了，能看到了东西了，上半身也不麻了，胸也好了。这时，毒蜂还在我手上扎着，我马上告诉科学老师，老师用剪刀把扎在我手上的毒蜂剪下来，老师说：“这只毒蜂蛰到人，人会失明，会休克甚至死亡，你咋啥事没有呢？你挺幸运哪！”因为我当时有怕心，没敢跟老师说我是修大法的，是我师父救了我。接着，老师把我带到办公室，用显微镜看了下，本想把蜂针拔出来，可是扎的太深了，没拔出来。后来我回到家是妈妈给拔出来的。

第二件事，一周前下课时，同学打我，我忍着不还手，还跟同学说：“对不起”。同学觉得很奇怪。在上课时，突然感觉两个眼球疼得厉害，眼球，眼皮都往下坠，像要掉出来似的，我就开始把头往旁边的墙上撞（因我挨着墙坐）。同桌看到我这样，问我怎么了？我一转过头来，她看到我流出的眼泪都是黑色的，她吓哭了，我也吓哭了，我在心里想，师父，师父，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流黑色的眼泪啊，快救我啊师父。黑眼泪流了一会儿，就不流了。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大大的黑蜘蛛，在扎我的眼睛，我就用宝剑（师父在梦里赐给我的）对着眼睛划了一剑，把黑蜘蛛扎死了，随即两只眼球裂开，掉在地上，我用手摸着找眼球，摸到了两个新的很光滑的眼球，我就安在了我的眼睛上。

梦醒后，才想起，我从小就有个毛病，就是眼角总疼，只要多看一会书，就疼得厉害。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给我消业呢。自这以后，我的眼角再也不疼了。

第三件事，我和姥姥炼“抱轮”时，看到我的脚是透明的，脚里的结构看得清清楚楚，还有黄球和黑球在打仗，黄球一会变成法轮，一会变成小人。黑球用坦克、原子弹炸黄球，

司机说：我是队员，我退队；安全员说：我是团员，我退团；医生犹豫了片刻，也说：我是党员，把我的党也退了。

我说：你们都得救了，祝你们拥有美好的未来！大家都皆大欢喜。

我和丈夫向他们告别时，医生、安全员、司机再三叮嘱：回家有情况，赶快到附近医院就医，不要耽误时间。

我说：放心吧，我有师父保护，没有事的！

第二天凌晨三点半钟，我起床洗洗脸、刷刷牙炼了五套功法；然后，发了二十分钟正念。感觉全身舒适，太美妙了。

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法会交流

青年大法弟子得法修炼、讲真相的历程

美国大法弟子

一、年少得法

我是一九九九年初上小学的时候和家人一起得法的，自己大概是到了二零零一年左右才真正进了修炼的门，在法上开始要求自己。因为迫害，我的父亲只是支持我妈修炼而不支持我修炼，所以学法炼功的修炼环境都得想办法开创。我的卧室面对阳台，而客厅和阳台相连，每天中午午休的时候，我妈在客厅放着炼功音乐，打开阳台的门让在卧室的我也能听到，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两个人每天中午一起炼功。而在晚上上床休息以后，我会再偷偷打开灯，看半讲《转法轮》。我父亲晚上有的时候会来查房。每天晚上学法的时候，一听到风吹草动，我就得立刻把灯关上钻到被窝里去。那时虽然学法时间少，但是效果却非常好。

初中的时候，我的同桌是个非常调皮的男生，他从做我同桌开始就养成了一个爱好，什么爱好呢？就是摔我的铅笔盒。只要一打下课铃，他手一伸，我的铅笔盒应声落地，怎么拦都

拦不住。我有次问他，“你摔我铅笔盒干什么啊？”他也不说话，嘿嘿一笑，手一伸，啪，我铅笔盒又掉地上了，当时气的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想咱们修炼人讲忍，不和他一般见识，他摔了我就捡起来。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回家我都要削铅笔，铅笔头白天全被他摔断了。就这么磨了我一个多学期，慢慢的后来他也就不摔了。

二、突破怕心讲真相

作为一个修炼人，自己深知讲清真相是必须做到的，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突破怕心走出去，直到二零零二年年初看到了师父的新经文《北美巡回讲法》。当时读新经文的时候边读边哭，哭完了内心却非常的平静和慈悲，坚定了自己突破怕心的决心。怕心本身是一个执著心，但只是其它执著心反映出来的一个表象，人真正害怕的是失去世间的名利情乃至生命。我突破怕心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在每次讲真相前都会这样问自己，“如果你因此失去了学业，失去现在生活的一切，失去了美好的前程，进入少管所甚至监狱，这个人你还救不救？”每当这个时候怕心都会不由自主的往外冒，我就发正念清除它排斥它，直到我能一丝不乱的说出“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以去讲真相了。虽然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第一次讲真相的时候，花了好几个星期每天反复问自己，不断的学法发正念。我第一次讲真相找了谁呢？就是之前摔我铅笔盒的同学，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摔我铅笔盒了，我们成为了好朋友，每天都在一起踢足球。有一天踢完球，两个人一起骑自行车回家，当时害怕和压力使得我没有直接开口讲真相，只是在要分开的时候递给他了真相资料。

那天分开之后无以名状的怕心和压力就像潮水一样涌向我，自己就像是在压力和黑暗的风暴中逆势而上，只要思想一有松懈，感觉整个人就要被压垮一样。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学法发正念。第二天在学校见到他才得以面对面讲真相，出乎意料的是，他接受真相比想象的要顺利的多。现在回过头来

（《转法轮》），所以她心情很平静，告诉儿子帮她打电话给车站挂失。结果很快她的钱包被放在一个封好的大信封里送回来了。

我听了以后问自己，我怎么没有马上想到师父这句法理呢？于是我开始把心定在师父这句法理上，我就坚信师父的这句法理“是你的东西不丢”。我心里想，这手机是我用来救人的法器，是我的，不会丢。并且开始向内找，看自己那天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还真找出来了。从排字现场回来，起了欢喜心。

然后我请师父加持，并和那个拿我手机的生命沟通：我对这个生命说，这个手机是我用来救人的，希望你还给我，你等于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你拿走了，这对你不好。

等到傍晚参加完烛光守夜坐地铁回来时，我每到一个站下来时，就询问是否有人捡到我的手机，回答都是没有。我心里很平静。等到最后一站下来时，我还是照样询问，结果那个地铁女职员见到我马上兴奋的说，哎呀，是有一个手机。她的表情好象就在等我一样。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用行动证实了师父的一个法理：“是你的东西不丢”！心里深深感谢师父和赞叹大法的神奇！

这次经历让我体会到，信师信法不是嘴上说的，是需要用行动来证实的，哪怕是在一件小事上，并且是需要在平时一点一滴的言行中，一思一念中积累和奠定信师信法的基础，一步步的扎实的做到，慢慢的达到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

以上体悟如有不正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事

辽宁大法小弟子 珠珠

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 12 岁，是一名大法小弟子，我要把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事情写出来，以证实大法。

第一件事：就在 2 周前，我在学校上科学课时，有一只毒

的麻木，甚至会自以为是。我希望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够理性的对待自己的修炼，凡事以大法为基点，以善恶为标准，不再被旧势力利用而形成很多间隔，纯正我们的修炼环境，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

最后，用师父的讲法与大家共勉：“静思几多执著事了却人心恶自败”[8]。

谢谢师尊，谢谢大家。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路〉

[2]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五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境界〉

[5]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佛性无漏〉

[6]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再认识〉

[7]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二零一零年纽约法会讲法〉

[8]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别哀〉

（2018 年华盛顿 DC 法会交流稿）

修炼体悟

一次证实“是你的东西不丢”的经历

大法弟子

那天从 DC 大型排字活动回来的路上，从地铁站出来，发现我的苹果手机不见了。当时心情有些沮丧，这手机里有很多我平常做项目的信息，这损失很大啊，这手机大概也不太可能找回来了。

从地铁站走回旅馆的路上，一位老学员与我交流，在她去机场讲真相回来的路上，她的钱包落在公交车上了，钱包里有八百元现金。她当时就想起师父的法理，“是你的东西不丢”

想想，人之间的因缘其实很奇妙，可能在他使劲摔我铅笔盒的时候就奠定了我们彼此之间的缘份了，之后他高中退团，大学退党，从来不需要我多讲，甚至在我劝另外一位朋友三退的时候还起到了正面作用。从那时开始，我就逐渐的向周围的朋友同学和老师面对面讲真相了。

大陆的中学都有一门政治课，政治课的课本甚至考试都有攻击大法的内容，老师上课也会讲污蔑大法的内容。我那时就对自己说，怎么办呢，不能让老师继续污蔑啊。有一次政治课上又有污蔑大法的内容，当时自己下定决心要在课上讲真相，不断发正念清除自己的怕心，那是作为人的紧张害怕和作为一个修炼人的正念相交织并不断突破的感觉，但是慢慢怕心会越来越弱。最后在课上站起来给老师和全班同学讲真相，从文革，六四讲到对大法的迫害，手里紧张的全是汗。很奇怪的是，当时政治老师笑着看着我，也不反驳我，一直让我讲到下课。从此以后政治课上老师再也没有讲过污蔑大法的内容，政治课的试卷也没有再出现相关的内容。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除了救度世人的喜悦，最让人高兴的事就是讲真相碰到同修。曾经有一个一起踢球的朋友，有一天放学后我把真相材料递给他，他神秘的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炼这个？”我说：“我妈炼。”他说：“哦，我妈也炼。”我一看碰到了同修了，说：“其实我也炼。”然后他笑了“其实我也炼。”可惜当时自己处于独修的状态，不知道如何和别人交流，虽然找到了小同修，也没有更多的交流，一起开创更好的环境。

虽然当时有机缘和身边的人讲真相，但是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全校成百上千的人，我不可能每人都能亲口讲到，怎么办呢？”当时的中学大多数学生都要骑自行车来上学，有个很大的车棚用来停放自行车，经常上学的时候呢我就随身带一些真相资料，随手就放在别人的自行车车筐里了。在初中要毕业的时候，自己正在自行车棚发真相材料时被校警卫抓到了，校警卫说，“终于抓到你了，之前的材料是不是都是

你放的？”我不说话，他就要把我扭送到校领导办公室。被抓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就感觉怕心和莫名的压力就像大海一样从四面八方向我涌过来，只要有一点空隙就感觉自己就要被压垮一样，在路上一刻不停的发正念，任何人的思想跳出的时候都要赶快清理，就这样到了校领导办公室。在我向校领导讲真相之后，校领导告诉我他们已经了解一些真相了，其实学校早在几年前就知道我炼法轮功了，当时我的英语老师换工作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就在最后一节课后送给了她一封真相信，可是回头她就把那封信上交给学校了。包括我在政治课上讲真相的事情，学校其实也都知道，那几年来一直采取比较保护我的方式，他们希望我以后自己在家炼就行了。我感谢了他们的好意，就这样结束了初中生活，来到了外地求学。

高中大学住校，从此过上了集体生活，这使得我学法炼功更为困难了。中国的高中都有着严格的时间安排，每天晚上十点半熄灯睡觉，自由支配的时间屈指可数。不仅炼功的时间无法保证，炼功的场所更是一个问题。我想炼功的时候只能拿着MP3 偷偷躲到学校最偏僻的厕所里去。而在厕所，是没有空间炼第一套和第五套功法的。想学法的时候只能偷偷拿着电子书躲到学校的角落里去学法。由于失去了修炼的环境，修炼的状态日渐下滑，讲真相做的也越来越少。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出国读书工作。在国外有了集体学法和炼功，还有机会参与推广神韵，慢慢一点一点找回小时候修炼的初心。有一年我所在城市邀请到麦塔斯先生来做演讲，看着满头白发的麦塔斯先生不辞辛苦从加拿大飞过来，一个常人都在尽努力帮助我们，做的都比我一个修炼人要多要好，感动之余非常惭愧，觉的自己再也没有理由在修炼上和证实法上怠慢了。

三、面向政府讲真相

来到佛罗里达之后，有幸加入面向政府讲真相的项目。在来美国之后的一段时间，我说中文和说英文时表现出来的是两种不同的人格，当我说英文时，我并没有那么自信，我不知道

关，因为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肇事者，理智冷静就是正面思维，生气暴怒则是负面思维。那么修炼的人更是要遵循师父的教诲，慈悲对待身边所有的人，包括同修，同时要想自己、找自己的不足。

在当地大纪元销售小组交流时，有个同修读了一段师父关于间隔的讲法。

“弟子：同修之间的间隔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消除？

师父：人心互相碰撞，不向内找，都用人心想问题，你看不上他，他看不上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间隔，就合不来了，跟常人一样嘛。用正念去看问题呀，都想自己哪没做好，真的自己做好了，那对方也会看到变化，他也想自己哪没做好啊，能这样就不会出现间隔。消除间隔也是一样，同修一部法，都是一样的缘分，有什么放不下的向对方真诚交换意见、接受别人指出的不足，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7]

是啊，要消除间隔，就是要向内找，修自己，同时善待他人。在修炼中按照法的标准来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跳出旧宇宙生命为私的桎梏。师父在睡梦中还点化我要多发正念，让我看到自己所发的正念在人类空间所展现出的巨大威力。我认识到，当间隔出现时是被旧势力利用同修间没有修去的人心钻了空子，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干扰，同时在法上提高上来就能消除间隔了。

另外，作为大法弟子，难免会因为能够成为大法弟子、能够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沾沾自喜，会因为自己超常的能力而产生自满之心。俗话说，“成熟的稻子总是弯着腰”，大法弟子都是有能力的，而这能力都是师父给的，我们在修炼的路上所完成的一切也都是师父做的。师父赋予了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能力，就是要让我们在证实大法、救度世人的过程中承担不同的责任，完成自己的使命，兑现自己神圣的誓约。

我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修炼过程，因为修炼就是要提高，在一个状态中时间长了难免就会变

来之前，就有同修告诫我环境复杂不要去。我站在修炼人的基点上仔细的思考，认识到自己的修炼道路是师父的安排，只有走师父安排的路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不能面对困难退缩。我叮嘱自己一切以大法为基点，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认识到只有走正路，以“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5]来面对一切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期望。

但是在项目推進的过程中碰到各种各样的阻力与干扰时，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心和表现时，在接触到一些不在法上的事情时，我发现自己那宁静的内心不自觉的泛起波澜，开始对某些同修产生看法，心生抵触，甚至会忍不住向其他同修抱怨。表现在这个空间就是很多接触到的大客户眼看就要签单做广告，却突然出现变故，失去联系或往后拖延。我的心情开始变的郁闷。

一天早上，在大纪元办公室集体学法之后准备去见客户时，发现自己开的小车两边车门上被小鸟撒了一大泼鸟粪。同行的同修开玩笑的说了句，“你怎么了，小鸟怎么就挑你的车？”我心中略有所动，“是啊，我怎么了？师父在点化我什么？”

我想起最近大纪元的一篇评论中提到为了阻止三大媒体揭露真相，中共对这些媒体进行渗透破坏，制造各媒体间的矛盾和内部混乱。我看到自己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对待某些做事情不在法上、且不配合的同修没有真正的用慈悲善念来对待，其实已经不自觉的落入旧势力的圈套，逐渐的形成了间隔。

师父说：“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6]我认识到自己的心态已经偏离了纯净，虽然也坦诚的试过跟同修交流指出问题，但是无意识当中还是传递了一些负面的信息，根源是为了撇清自己、标榜自己的无辜，说到底还是归到了一个私字上，正是旧势力想要的。我在心中告诫自己要修口，决不可以从自己的口中再说出任何负面的东西。我记得一个常人培训当中有关去除负面思维时说，哪怕自己的车在停车场无缘无故被别人撞了，都不应该觉得跟自己无

如何在这些世故的政客面前恰如其分的交谈。不自信导致我在与重要人物聚会的场合感到不自在。我内心情感告诉我，我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可是理智的一面告诉我，如果我让人的负面情绪去控制我的行为，如果我是拿人的情绪而不是法来衡量应不应该做一件事情，那么我还是一个修炼人么？我对自己说，如果这件事情从法上说是我应该去做的，那么我就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

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其实师父都会帮你安排好，每个人都不一样，而每一个人都会有最切合你性格的安排。我的议员之前就了解一些真相，也支持了国会 343 决议案。当我决定去参加议员更多的竞选活动时，我的初衷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去帮助他，感谢他，别无他想。我不太擅长社交，那么我就少说话，多做事。我参与了那个年度竞选每一次的挨家挨户的走访活动。有一次在一个新的选区走访，那天我是除议员办公室工作人员之外唯一的志愿者，议员在午餐的时候特意来到我的桌子和我聊天，询问我父母的情况，以及大法在国内被迫害的状况，在聊天的过程中，意外发现我和他家人都曾经在美国北方一个城市生活过，我的母校和他父亲的母校就在隔壁。参与政治的人都是美国的精英，有很强的洞察能力，我曾经苦恼如何能够恰如其分的和他们交往。很多次我一个人坐在黑暗之中思索，反思白天自己的一言一行，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前行。后来我发现，我不需要刻意去改变自己，只需要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做就可以了，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真诚和善良往往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我的一言一行别人都看在心里，而在当年的胜选晚宴上议员也在演讲中特意感谢了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和很多人成为了朋友，曾经被邀请去参加家庭感恩节晚餐，也有幸被邀请参加了很多晚宴。

在去年一次活动之后，我和议员先生还有他的地区主任一起吃热狗聊天，我告诉了议员我们地区一名学员母亲依然被迫害的事情，议员告诉我他希望能够更多的帮助我们，他对信仰

自由非常支持。当时正值冬天，议员又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圣诞节家族聚餐。而在圣诞节当天，议员也主动向他的家人介绍了大法被迫害的状况。

还有一次参加（林肯日）晚宴见到了一位国会议员，这位议员是国会多数党的副党鞭。他曾经在一年之前向中共主席写信呼吁释放被关押的一名当地学员的亲属，我很真诚的感谢了他，议员也非常关心被非法判刑的学员的近况，在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对世界另一端的人们意义重大时，这位议员真诚的告诉我，“你让我今天很开心”。不久之后，这位议员就在美国国会共同发起了共产主义受害者党团会议。

在参与向政府讲真相中体会到的一点是，不能让人的情绪控制自己。曾经在某一阶段，每当事情顺利就会高兴，而每当事情不顺利就会很沮丧，这样的情绪反反复复出现，而人一旦带着情绪，就无法理智的对事态做出判断和决策了。我对自己说，我不想再被人的情绪操控着了！人之所以有情绪是因为人中有情，情绪则是人世间情的外化表现。而当我偏离了救度众生的出发点，执着于结果的时候，我就会被事情的表象所带动。今天我因为一件事情高兴，明天我可能就会因此而悲伤。无论喜怒哀乐，我都应该审查自己是因为什么而动了这个情绪，我有没有在证实自己，我自己的一思一念是不是符合了法，我有没有带着修炼人的正念而不是人的情在证实法。

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中学的时候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博古通今品学兼优的人，高中的时候希望自己成为独立果断的人，再后来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成熟有担当的人。但是我总感觉无论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都不是我内心真正想要的。这两年有幸近距离接触神韵的艺术家们，看着他们昼夜兼程，看着他们在剧院的每个角落甚至是昏暗的地下室练琴，看着他们背法炼功发正念，我明白了，其实我真正想成为的就是

一百一十多磅、也长出新的头发、手脚脱了层皮又长出新皮。在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中，我心中充满了感恩与惭愧，不知道师父耗费了多少的心血，只希望自己能从此精进不止，不再让师父操心。

经过这次魔难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感到自己二十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没有好好修，甚至是不会修，因为不会真正找自己。修炼人应该形成一种向内找、向内看、向内修的机制，形成一种状态，而不是碰到事情都往外推，为自己辩解。只有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遇事向内找，修好一思一念才能走好今后的路。师父说过：“不管是旧宇宙、新宇宙都有这么一个理：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哪怕在历史上他许过什么愿，关键时刻还是他自己说了算。”[3]

师父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的，旧势力根本就不配来考验我们。那么作为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就能够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要彻底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需要我们按照法的标准严格的向内找，在自己心性的提高上下功夫，去掉执着心，才是真正走师父安排的路。

二、否定旧势力的干扰 消除间隔

师父说，“恶者妒嫉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著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4]

经历过身体的巨大承受后，我感觉自己真的从“为私、为气、自谓不公”[4]的境界中开始升华，没有了那些业力的羁绊和人心的干扰，身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自如。有那么一段时间，无论是在做证实大法的事情上遇到干扰还是修炼中碰到矛盾的时候，我都觉得象一阵风吹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感到特别的自在。

很快，师父为我重新安排了修炼的环境。我从一个简单、纯净的小城市来到了一个相对复杂的大城市做大纪元项目。

己的名。当事情出现时，往往是觉的自己没有错，甚至自己还付出了很多，就感觉特别委屈，从而心中忿忿不平，忍不住跟其他同修叨叨，还越说越气。很长时间，我都处在这个状态当中。我认识到自己虽然有所觉察但没有真正重视去掉这个执着，停留在了表面。于是我下决心去掉它，发正念时，针对这个执着，特别加上一念，去掉“怨恨心”，相信它在另外空间也是一个灵体，能够被正念解体。

我还认识到自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很多事情冲在前面，觉的大方向对了就没问题了，对同修指出的自己的一些小毛病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去找出背后的执着。平时碰到的、听到的都没有重视起来，甚至还觉的自己心胸大度，什么都不计较。其实就是没有养成向内找的习惯。在生活中和工作上，我们碰到的所谓小事其实都是冲着我们很顽固的心来的，一不留神就错过了提高的机会，并成为邪恶迫害的把柄。师父告诉我们：“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2]

当地的同修也组织集体学法和交流，找出大家对我长期以来的依赖心、认为我修得好的心、以及各种负面的想法等等，在法上提高上来。

因为过关历时半年，期间疼痛在身体不同的部位转移，表面上没有很大的起色，因此心中着急。最大的痛苦是知道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执着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来迫害，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闯过来。在极度痛苦时，心中偶尔飘过干脆放弃这个肉身的念头，但很快就会升起正念，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

后来，干脆我什么都不想了，不再纠结自己的执着，认定自己是个真正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去执着、提高心性，走过了可歌可泣的二十年的修炼道路，旧势力根本不配来考验我，因为就算有执着，也会在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上去掉它。

就这样，身体开始恢复，体重开始增加，从七十几磅回到

像他们一样助师正法的修炼人。在做神韵报道的时候，有些观众说她从神韵中看到了希望。我想，其实神韵不只是给世人带来了希望，也给修炼人带来了希望。

在我的生命中有幸遇到了很多同龄的小同修，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现在都已经是青年大法弟子啦。我们每个人因为各种各样的机缘和原因走入修炼，有的人把修炼当成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习惯，有的人把修炼当成世间的一个精神寄托，而有的人能够真正的严肃对待修炼，勇猛精进。我想在某个时间点，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问自己，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不妨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助师正法的修炼人吧，精进实修，跟师父回家。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2018年华盛顿DC法会交流稿）

师恩浩荡

加拿大大法弟子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好！

当神韵的大幕拉开，师尊“随我下世、救度众生”的声音响起时，我瞬间感受到师尊那无量的慈悲穿越环宇，穿透我的整个身心。我感到自己全身战栗、眼睛湿润、久远的誓约隐约在心中回荡。我整个身心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悦，那种生命得救和业力被消掉之后的欢乐无以言表。

回顾自己二十几年的修炼道路，无时无刻不在师尊的保护之下。利用这个机会，我把自己最近修炼当中的点滴心得在这里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

一、信师信法 闯过生死关

二零一六年下半年，我经历了一次身体上的巨大魔难。先是吃不下东西，晚上胃部疼痛彻夜难眠。我不断的发着正念，白天我照常工作和参加“汽车之旅”，情况时好时坏。

一个多月后，突然身体开始消瘦，体重在几天之内消失了几十磅，只剩下皮包骨。剧烈的疼痛也从胃部转移到阑尾部，当时我的意识已经开始有些模糊，气若游丝。但是我心中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要跟师父回家的一念非常的清晰。在难以形容的痛苦与纷杂的意识中，我集中所有的精神反复想着，我是师父的弟子，旧势力根本不配来考验我，即使有漏，我也会在大法中归正。

当地的同修们一起帮我发正念、和我一起学法炼功。有的同修看到我意识模糊，无法清晰的背完《论语》时，很是担忧，甚至动念要不要送我去医院。家里不修炼的家属也十分忧心，想强行送我去医院。

但是，我清醒的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师父早已把我的身体调整到没有病的状态，出现的这些魔难都是假相，也都是好事，是让我在过关中提高心性、转化业力和长功的。我对家里人说，我现在意识清楚也能说话，即使送我到医院，如果我坚持不看病，这里的医院是会尊重我的决定的。我也告诉他们如果一个人命不该绝，去不去医院又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多承受些痛苦，消掉些不好的东西而已。如果这个人已经到寿，该走了，医院也改变不了这个结果。但是，修炼人的一生是可以改变的，师父为我重新安排了修炼的路。只有走在这条路上，才有希望得救。此时强行送我上医院，岂不是让我失去了唯一可以得救的希望，反而害了我吗？我对他们说，如果真的关心我，就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求师父救我。家里人尊重我的选择，开始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当时，我只能靠着柔软的垫子炼静功。身体上的疼痛远远超出了盘腿的疼痛，因此，我比较愿意炼静功。但作为修炼人，我知道每天炼完五套功法是一定要做到的。虽然我极度虚弱，疼痛难忍，炼抱轮时，坚持不了两分钟，但决心一下，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咬着牙炼完了整套功，炼完身上全部都湿透了。之后，虽然每天一想到抱轮就发憷，从早上拖到下午，但是我不断的鼓励自己要坚持，就再没有间断过。

师父说，“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著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著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更不可能搭上便车。”[1]

我心中十分清楚自己要正念正行，但是康复的过程比想象的要慢很多，旧势力像是要故意把魔难延长，来消磨我修炼的信心和正念。我不断的告诫自己不要气馁，虽然自己不争气、一路上磕磕绊绊，但是毕竟跟着正法的洪势走到今天，一定要跟着师父回家。

我感觉自己像是在脱胎换骨，先是胃部、然后是右下腹处和心脏部位，再后来是肾脏和肺部，接着是四肢，每个阶段都很痛苦。在这个过程中，我晚上只能朝一个方向侧着身子躺下，而且无法入睡，脑袋里象开火车，嗡嗡的似有千万种杂音在回响；头发几乎掉光，总之除了维持生命以外，所有的身体机能都停止了。

我每天坚持大量的学法、炼功、向内找。从修炼开始点点滴滴，能找到的执着都找出来了。我看到自己没有了修炼之初的那种纯净与精进，平时没有严格要求自己，遇到事情就事论事却没有找自己，有时表面上做到了，心里却没有放下；我看到自己陷在做事情上，把做事情当成了修炼，甚至衍生了急躁的情绪和证实自己的心；我看到自己生出了安逸之心，追求常人中的舒服和享受、不愿听不好听的；我看到自己的怨恨心无处不在……

就拿怨恨心来说，它在我的修炼中如影随形，难以去尽。我自认为是个不与人计较的人，宁可自己吃亏也不亏待他人。可是，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慷慨和宽容，并不是修炼中修出的慈悲。因此，内心深处总是渴望得到认可，希望别人夸自己好，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根子上是为了自